百姓记事

淇水悠悠

♣ 张志峰

老家的西部和南部都是大山，西南深山处是淇河，姥姥家就在河边上，这都是我少年时代经常光顾和游玩的地方。这里的山巍峨雄壮，但并不险峻，圆顶缓坡，而无险石峭壁。山上白草多，圪针多，荆蒿多，和南方茂林修竹的山相比，显得有点荒凉而没有生气。

山边的孩子爱爬山，山上有着寻不完的乐趣。满山坡的白草，是取之不尽的沤粪原料。小孩子耪白草沤粪交给生产队也能折工分，也算是给家里做点贡献。每天下午放学后，挑起萝头背着锄就上山了。山上的白草生命力极强，今年耪了明年再长，就像山里人的性格一样，坚韧而顽强。有时候能碰到兔子窝，几个小孩儿都放下锄头捉兔子，兔子却跑得无影无踪了。耪罢白草，太阳还老高，便玩起只有农家的孩子才会玩的地头棋来。就地取材，用小石头在有平面巨石上画出棋盘，用草棒或小石子儿当棋子。有玩“递成山”的，有玩“憋憋井”的，玩得乐此不疲，天色晚了才回家。

秋时，山坡上的酸枣红了，便采摘酸枣和柿子吃。酸枣有全红的，有半红的，咬在嘴里咯嘣脆，又酸又甜，味道醇美。吃不完便装进兜里带回家。到深秋时节，山底下柿树上的柿子也熟了。柿子红了的时候，像一串串的小红灯笼，看的眼馋，口中垂涎。上到柿子树上吃红柿，专捡熟透了的摘，熟透了的柿子汁多味甜无涩味。中国的语言词汇非常耐人寻味。吃柿子专捡软的捏，本是常识常理，却在生活用语中转换成了欺负老实人的代名词。

也在这山上给生产队放过牛犊子。小牛的性格各有不同，有的温温顺顺，规规矩矩，你把它赶到哪里，它就在哪里吃草，有的却很怪异，总想揣摩点事。山坳里有小梯田，稍不留神，就有小牛窜到地里偷啃庄稼，猛吃一阵子起来就跑，最后挨上两鞭子的惩罚。老实的牛从不占小便宜。

淇水悠悠，桧楫松舟。小时候去山那边的姥姥家走亲，经常乘小船摆渡过河。那时的水流比现在大，架在河上的浮桥常常被冲掉。淇河在高山深壑中转来转去，到了此地便缓了下来。两岸青山远隔，河面宽阔。河水冲击着鹅卵石，发出“哗哗哗”的巨大声响。总觉得这河水很好玩，便光着脚蹚水，蹚到膝盖深的地方，捡起一块薄石打起水漂来。用力抛石，小石片会在水面上漂行十几米，并溅起一溜水串。水串荡起一圈一圈的小波纹，非常好看。近山爱山，近水爱水。后来我师范毕业后分配到这里任教，夏天的下午放学后，便跑到河边来，光着脚坐到河心的巨石上看书。四周清流涌动。两岸的青山倒映在水中，重重叠叠，一静一动，宛如进入仙境。水清心也静，读书背诗也饶有兴致。感觉热了，便到水稍深地方游两圈。

家乡是心的牵挂。家乡的面貌，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变化。如今老家的山上，松柏遍布，苍翠满目。有幸的是，曾参加过上世纪90年代十万大军战太行的荒山绿化活动，上山挖过鱼鳞坑，雨季也造过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树多了，自然影响了区域的小气候，最直接的感受是这些年空气好了，山洪也少了。

古老的淇河，也在焕发着青春。2017年，当地政府推进政策扶贫，把小山村桑园建成了古色古香的集餐饮、旅游为一体的商旅小镇。一度沉寂荒落的小山村，变成了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

这一片让我魂牵梦绕的故土，给我留下了许多不能忘却的记忆。

文化漫笔

张钫的河南情结

♣ 王剑

在河南近代，有这样一个人，他是辛亥革命元老。戎马一生，却又钟情于文化，兴教育，办实业，为河南的发展留下了诸多遗产。这个人，就是“军界儒将”张钫。

张钫是新安铁门镇人，幼读私塾，喜马尚武，经常率领家乡子弟纵马驰骋，喧呼来去。老师认为他不可造就，曾以“朽木不可雕”为题，令其作文。谁知，他破题写道：“雕朽木者，庸匠也。大木各有其材，材各有用，朽木本不可雕而雕之者，岂非庸匠乎？”师生都为之惊服。

1908年，22岁的张钫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并秘密加入同盟会。毕业后进入军旅，成为陕西新军中的主要领导。武昌起义爆发后，张钫在陕西起兵响应，成为北方辛亥革命的著名将领。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钫先后担任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第一战区预备总指挥、军事参议院副院长、院长。1949年底，张钫在四川率部起义，为和平解放四川做出了重大贡献。

张钫对河南有着深厚的感情。河南每次遭受重大灾害，张钫总是竭尽所能，进行赈济。1942年，河南连遭水、旱、蝗、兵等多重灾祸。身在西安的张钫心急如焚，除了四处募捐之外，他毅然变卖私产，把张家在汉中的4000亩水田全部低价售出，购置了一大批赈灾粮食。火车从西安沿陇海铁路徐徐东进，每经一站，就卸下一批赈灾粮食，为河南各地的老百姓暂时缓解了燃眉之急。

1944年，日寇进犯河南，河南学生和灾民数十万人涌入陕西。原先的收容所接纳不了，张钫就以自己的威望约集陕西各界官商，在西安广设收容所，甚至把自己丈八沟的豪宅都让给了灾民。尽管如此，张钫仍不放心，他又打电话给警察局，让警察以他的名义转告西安市民，恳请每家每户连夜蒸六斤馒头送到救济站。西安市民积极响应，没有一家不送的。河南灾民吃着送来的馒头，眼里流下了感激的泪水，都亲切地称呼张钫为“老乡长”。

河南大学西迁陕西后，张钫亲自到龙驹寨进行安排，让师生暂时落脚在西北中学，食宿问题一并解决。当时，张钫召集在陕河南师生开会，鼓励大家报效国家报效乡里，“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是河南人，要为河南作贡献”。河南大学迁至宝鸡，张钫又想尽办法，帮助解决学校的经费问题。抗战胜利后，河南大学回迁开封没有费用，又是张钫出马，从河南善后救济分署争取到了一笔经费，才使河大师生得以结束8年的流亡生活。

张钫主张实业救国，希望通过兴办教育来开启民智，繁荣河南文化。他先后创办的学校有铁门小学、民生煤矿小学、嵩岳中学、西北中学等。1928年，冯玉祥主政河南期间，张钫任河南省建设厅厅长，一手创办了河南水利工程专科学校，也就是今天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的前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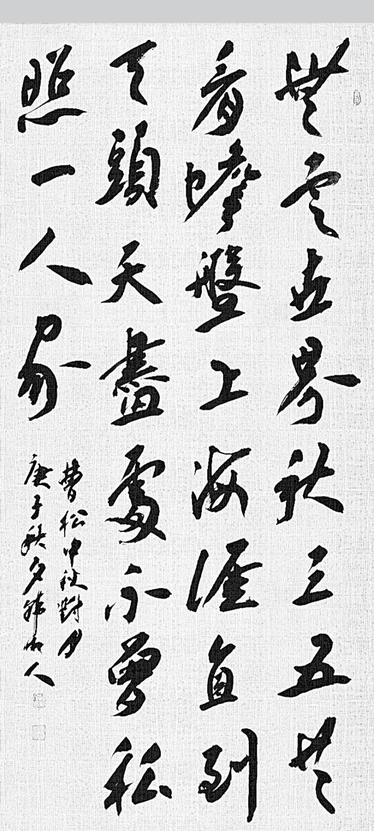
而张钫在文化方面的突出贡献，则是建造了千唐志斋。1933年，张钫率部进驻洛阳。洛阳是历史文化名城，先后有九个朝代在这里建都。洛阳城北的邙山，东西绵延一百多公里，水深土厚，墓葬甚多。清末，洛阳邙山出土了不少志石。当时，学术界多重视魏志、元志，而对唐志，却大都弃置民舍田埂。张钫酷爱金石字画，与于右任、章炳麟、康有为、王广庆交往甚密。他看到唐志被人丢弃，心疼不已，便与于右任商定，此后凡魏志皆归于（右任），而唐志全属张（钫）。不到五年时间，张钫就陆续购得唐代志石1100多件。

为了妥善保存这批志石，张钫在新安县私邸近百亩的花园“蛰庐”内，建造了具有豫西地方特色的砖拱窑院，将志石分排嵌在三个长方形天井院和15孔窑洞内外壁间，取名“千唐志斋”。

千唐志斋是我国唯一的墓志铭博物馆。因其所藏志石的价值，自建斋之日起，便吸引着国内外众多学者前去观赏研究。专家认为，这些志石可以证史、补史、纠史，是“一部刻在石头上的唐史”。斋里也有不少名家手笔，如“蛰庐”匾额，以及院内的几副楹联，都出自康有为之手。而被誉为“近代三绝”的张子温墓志，则是由章炳麟撰文，于右任书丹，吴昌硕篆盖，的的确确是稀世之珍。

1966年5月，张钫病逝于北京。遵照他的生前遗愿，千唐志斋无偿捐献给了国家。1996年，千唐志斋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钫纪念馆（故居），坐落在新安县铁门镇西后街路北，与千唐志斋一路之隔。纪念馆的5号展厅里，悬挂着张钫1913年任陕军第二师师长时的戎装照。照片上的张钫，目光深邃，英姿飒爽，威风凛凛。



中秋对月（书法） 韩湘人

一庭风露听蝉鸣（国画） 张宽武

新书架

《万物有趣》：汪曾祺凝萃生活意趣的散文经典

♣ 田果

该书精选汪曾祺散文作品44篇，分为“花园：发现有趣的草木虫鱼”“生机：获得积极生活的勇气”“风景：探寻更为广阔的世界”“他们：追忆治学精深的先生”四部分。完整收录了《葡萄月令》《夏天的昆虫》《端午的鸭蛋》《下大雨》《昆明的雨——昆明忆旧之三》《金岳霖先生》等经典名篇。汇集汪曾祺优美质朴的文字，展现其独特趣味的生活美学，带给读者身临其境的文学享受，以及美好积极的生活启迪。

该书所选文章，从吃、玩、行、学四大方面，展现了汪曾祺有趣的生活和发现有趣生活的过程。他笔下的草木虫鱼，生趣盎然。他笔下的美食风景，相映成趣。他笔下的治学先生，风趣幽默。跟随他的笔端，你会发现，原来拥有一个有趣的灵魂和一双发现有趣的眼睛，是多么开心的一件事。近年来，大众阅读汪曾祺作品的热度不断攀升，也正是因为其作品立意积极，生动有趣，适合各个年龄层读者阅读，尤其能够满足广大青少年读者的阅读需求。

诗路放歌

乌柏树（外一首）

♣ 项建新

一个漂亮的红衣女子
蹲在一棵乌柏树下
嘤嘤哭泣
想必
她有一个伤了心的故事

乡下人都知道
这种乌柏树
树上寄宿一种毛毛虫
如果路人在树下走过
不幸被毛毛虫所伤
身上就会出现大片红疹
奇痒无比

看到这个伤心女子
在乌柏树下的哭泣
我不知道
该关心她的故事
还是该担心
她会不会又被毛毛虫所伤

拍到一朵好看的花

母亲在前面走着
我在后面跟着
82岁的母亲
带着45岁的我
就像41岁时的母亲
带着4岁时的我

我和母亲
上山去看父亲
父亲在18年前
离开了我们
这些年来
我每每脆弱时
就会想我的父亲
在天的父亲
总能给我安慰和力量

就如今天
我在父亲的“房子”前
拍了一朵好看的花
我能感受到父亲的欣慰

人与自然

甘露降

♣ 路来森

白露至，秋露生。而且，这段“秋露生”的时间，还相当长，从白露一直到霜降——“凝露为霜”为止。

这一段时间，秋草渐老，但却还没有进入枯黄的境地。每一株秋草，都呈现出一种倔强的老绿色彩，散溢出一份苍凉的厚重质感。《礼记·月令》：“凉风至，白露生。”在这个时节，每天清晨，秋草与露珠便一起构成了一道相依相望、辉映闪烁的亮丽风景——遍地秋草，草尖上，缀满透亮的露珠，当秋气渐衰的时候，上天赋予了大地一派明净和圣洁。露珠，白白亮亮，清清爽爽，晶莹剔透，每一滴露珠，都是人世间的一颗水晶心。这一颗颗“水晶心”，照亮自己，也照亮这个纷繁的世界——大地一派庄严和肃穆。

《老子》曰：“天地相合，以降甘露。”秋露，是天地浑然相融的杰作；秋露，也以它的纯净和圣洁，表达着人类对天地的一份敬畏和感恩。于是，露水就不再是简单的露水，每一滴露水，都是天地对人类的一份恩泽，它仿佛散发着缕缕甜香，它成了一滴滴的“甘露”。

甘露，是古人对露水的美称，此外，还有“雨露”“天酒”“神浆”等称呼。天地生瑞，福泽人间，甘露，也成为人间祥瑞之征象，故而，人类也就又赋予甘露更多的美称，诸如，黄龙、祥凤、醴泉、嘉禾等。

汉宣帝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因甘露连降，天意难违，遂改年号为“甘露”，足见古人对祥瑞征兆的重视。

甘露既然是神水，就不能让它白白地消散，要用器皿承接，将其收集起来，于是，汉武帝就在建章宫，建造了“神明台”，安置铜柱仙人，承接天上甘露，以求长生。《三辅黄图·建章宫》：“神明台在建章宫中，祀仙人处，上有铜仙舒掌，捧铜承云表之露。”

王双启《花笺图说》一书，收录了一张“画笺”，谓之“祥瑞笺”。此画笺，大约制成于清乾隆年间，画笺画面为：人立树旁，以盏承露，题“甘露降”“承露人”，隶书字体，笔意近“夏承碑”，无画家名款与纸店字号。因古人视天降甘露为祥瑞之征象，故特别名之为“祥瑞笺”。

此画笺，正是对历史上汉武帝建造“神明台”，以承甘露的文化演绎。

值得注意的是，此画笺，画图用单线勾勒，笔画极其简约，可称之为“简笔画”。画树无花无叶，画人无耳目口鼻，点到为止，示意而已，然而，却经得起琢磨，耐人寻味。

汉武帝“集露水”来干什么？“以求长生”，简单四个字，结之。但究竟怎样啜饮或者服用，相关资料上，似乎也没有记载。想来，是应该宝之、珍之的，或许，还会有什么神圣“仪式”，也未可知。

不过，甘露，从古到今，中国人还有一种风雅的用法，那就是“集露水”，以之泡茶。

露水，被称为无根之水，是天水，是上天的赐予。因之，古代的许多有钱人，就经常派人在清晨太阳出来之前，带着竹筒、竹器，于草木上收集露水。因为古人认为，太阳出来前的水属阴性，冲出来的茶，格外香气扑鼻，脆爽柔滑。

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蔡澜，在《昨夜梦魂中》一文中，记叙小时候居住罗兰路四十七号老房子“采露泡茶”的风雅之事。

“到了星期天最热闹，统道叔带了一家大小来做客，一清早就把我们四个小孩叫醒，到花园中，在花瓣中采取露水，用一个小碗，双指在花上一弹，露水便落下，嘻嘻哈哈，也不觉辛苦。”“大人来了，在客厅中用榄核烧的炭煮露水，沏上等铁观音，一面清谈诗词歌赋。”

“双指在花上一弹”，情景生动，宛然如在眼前，真是弹花生趣，指尖撮香；“清谈诗词歌赋”，则抵达一种文化、精神的高度，多么风雅的事情啊——都是因了那一滴滴甘露。

连载

仓爷连连作揖，说：马爷，真是对不住了。因为我，害你把差事都丢了。如今还来这死牢里……

马从龙说：客气话就不用说了。拣紧要的吧。

康悔文一下子清醒了，赶忙说：师父，你快去巡抚衙门的吴师爷那里，我欠他五十二两银子。门子二两，师爷五十两。我说三天之内送上。

马从龙点点头说：放心吧。还有要交代的吗？

康悔文又说：仓爷这里有一张状子，师父也一并转给他。

仓爷喃喃地说：这不是梦吧？……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了那张状子，却又摇摇头说：也许，没什么用了。

于是，当日傍晚，马从龙一路打听着来到了吴师爷家。门子见来了一位十分魁梧的汉子，目光如炬，忙恭敬地问：先生，找谁？

马从龙说：这是吴师爷家吗？

那门子说：是啊。

马从龙说：我是送银子来的。一个叫康悔文的，说欠你二两纹银，爷请收好。说着，他递上了银子。

那门子看着马爷，觉得这人虽平平常常，身上似有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东西。他一时张口结舌，不知该说什么好了。待接过银子，咬了一下，是真的。他呆呆地想：天下还真有这样的信人？

那门子说：那条子，我……已经丢了。

马爷说：丢了就丢了吧，快引我去见你们师爷。

门子一溜烟地跑去通报了。马从龙见了师爷，奉上了五十两银子和那张状子。师爷心中讶异，相国寺的事已让他后悔不迭，现在又有人把银子送来了。来人虽衣着素朴，却也看得出来，此人断不是一般人。再说那康公子，说到做到。也非同小可。又想那颜兄，毕竟跟他有同乡之谊。师爷本就是个见风使舵的人，他说：你替我给康公子带句话。恕我吴某人有眼无珠，失礼了。请你务必转告他，我不是为了这五十两银子，我也是为一个“信”字。你让他，放心吧。

马从龙说：公子交代之事，我已带到。告辞。

第二天，在巡抚衙门后堂，吴师爷对巡抚大人说：于大人，当众喊冤一事，还是不可草率。且不说那康国栋跟大人有同门之谊，我刚听说，臬司的人已经知道了。也许，内务府那边，已经上报朝廷了。

巡抚大人不语。片刻，他突然问：这么说，那年轻人真是康国栋的孙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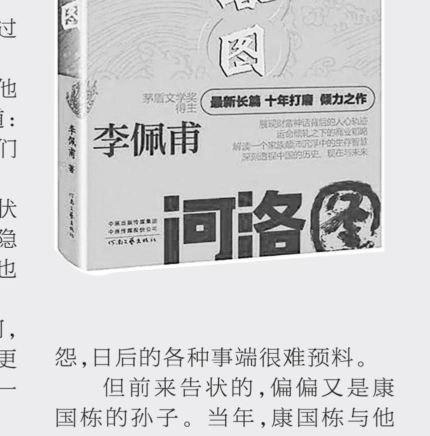
吴师爷说：我已让人查问过了，的确是。

巡抚大人沉默了。很久，他一句话也不说。尔后，他开口道：当年，我与他爷爷同朝为官，我们是最好的棋友。可惜呀……

吴师爷说：大人，我看了状子，看来盗卖皇粮一案，定有隐情。否则，借他一百个胆子，他也不敢搅扰皇家法事。

巡抚大人说：不管内情如何，这事都棘手……真要是办，就更棘手。此案查办下去，牵连着一众官员的乌纱和人头啊。

查与不查，巡抚大人拿不定主意。河洛仓虽在河南境内，属地由他辖制，但官仓又由户部管辖。户部主管钱粮，与各省巡抚衙门常年打着交道。一旦结下仇



怨，日后的各种事端很难预料。

但前来告状的，偏偏又是康国栋的孙子。当年，康国栋与他同为进士出身，同为工部的官员，可以说有同门之谊。何况，来人在大相国寺当众喊冤，市面上已传得沸沸扬扬。内务府的密探，只怕早就上报了。

吴师爷自然洞悉巡抚的心态，他说：大人，卑职以为，事到如今，此案该查。若是查了，得罪的是户部。若是不查，得罪的可是朝廷啊。大人，箭在弦上——是不得不发呀。

巡抚大人思忖良久，终于下了决断。他派人叫来了臬司的徐大人，商议后，由徐大人亲带按察使司得力干员，率二百禁军押送颜守志康悔文二人，即刻动身赶往河洛仓，封仓查库。

四

两人从黑牢里出来，虽仍被官兵押着，但康悔文一路上都有重见天日之感。

他觉得，他陪着老师已经打赢了这场官司。但在坐船返回时，却见仓爷一路都愁眉不展。康悔文对仓爷说：老师，你该高兴才是。

仓爷却摇摇头，什么也不说，只是长长地叹气。

船到河洛镇，臬司的徐大人把仓爷叫到了船头：我再问一遍，你听好了，这可是掉脑袋的事情。盗卖皇粮，此话当真？

仓爷再一次保证说：句句属实。

徐大人默默地点了一下头，手一挥说：走。

然而，当徐大人带兵围住河洛仓之后，不料，仓场的王侍郎也赶到了。匆匆坐轿赶来的仓场侍郎拦住众人，说：且慢。徐大人，河洛仓是归户部主管的，是国仓重地。这与你地方官没有什么干系吧？

徐大人说：我要说大有干系呢。我是奉了巡抚大人之命，查处盗卖皇粮一案，我有人证。

仓场侍郎说：那，你的证人呢？

徐大人说：带证人。

在兵勇的簇拥下，仓爷和康悔文被带到了仓场侍郎面前。仓场侍郎喝道：——颜守志，果然是你。好，有种。你竟然去巡抚衙门诬告本官！徐大人，他的话你也信吗？这宵小是一只真正的仓鼠，是被本官开消的仓鼠！你尽管查去，我倒要看你怎么收场！

听仓场侍郎如此言之凿凿，徐大人禁不住有些半信半疑。他望望仓场侍郎，又看看仓爷，底气不足地说：再说一遍，几号仓？

仓爷说：8号、11号、13号、15号。

徐大人说：那好。王大人，开仓吧。

仓场侍郎说：我再问一遍，如果是诬告呢？

徐大人冷冷地说：那还用说么？——死罪！

仓场侍郎说：好。仓监，开仓！

这时，两个仓监走上前去。一人拿出一串钥匙，取出一把，各自开了锁。仓房的门开了，一股土腥气迎面扑过来。一个统领带着两个兵勇走了进去，也就是一会儿的功夫，三个人走出来报告说：满仓粮食。

徐大人一愣，说：看仔细了？

统领说：粮扦一通到底，一个个都查了。

徐大人问：扦样呢？

统领一挥手，两个清兵把包好的扦样一卷一卷地捧出来，放在了徐大人的面前。

顿时，徐大人心里没底了。他疑惑地看了仓场侍郎一眼，径直走进了8号仓，拿起长长的粮扦，亲自试了试，连捅了两个囤，结果都是满仓小麦。

35